

我的母亲

鲁北

麦子是乡村最灿烂而质朴的花朵，开在田畴阡陌之间，开在故园父老乡亲的心坎上。麦子是父性的，潇洒泼辣；而水稻则是母性的，温润含蓄。

麦黄时节，布谷鸟不停地叫着“麦黄草枯，麦黄草枯！”丝丝缕缕，如箫似笛。乡亲们磨着镰刀，霍霍声顺风传得很远很远。麦子们成熟着、亢奋着、期待着。风过时，掀起层层麦浪。浓郁的麦香，把人心滋润得丝绸一样柔软、生动。故乡彻底跌落在麦香里。麦浪翻滚，如丝绸般波光潋滟、璀璨耀眼。成熟的麦田里，滚滚麦浪在刺猬般的太阳下接受检阅，诉说着丰收的情语，传递着丰收的喜悦。一只麦鸟乍然冲天，淡如轻烟，给心灵划下悸动的颤音。烈日下，我们分明看见乡亲们手中忽生风的银镰。那金黄的麦子在银镰的挥舞中倒下，铺成一道灿烂的风景。那头顶骄阳、荷臂挥镰的情景，时时萦绕在我们心头。

麦子如刚出嫁的娇娘，顶着赭黄的盖头，羞红着粉嫩的腮，任她朝思暮想的主人采摘和耕耘。麦子们温顺地躺着，周身弥漫着生命的芬芳。麦子们就这样安详而骄傲地躺着，如临产的乡村媳妇，在笛如埙的风中痛楚而幸福地呻吟。

麦收时节，乡亲们头戴斗笠，在麦海中小船般颠簸、沉浮，他们收获的是丰收是欢欣，是情诗是颂歌。身处其境，自然想起梵高在阿尔的画作《收获的田野》。想起梵高笔记中的收麦人在明朗的日光下干活，太阳以纯金的光芒普照大地。想起海子的诗句：希望全世界的兄弟们，要在麦地里拥抱。

父辈们银镰挥动，镰刀闪着星月一般俏丽的锋芒。麦子们明眸皓齿，含情脉脉地望着主人作天地间的动人之舞。灼热的阳光和热风炙烤着胸膛和脊背，黄浊的汗滴顺着皮肤的沟壑潺潺而下。熟透的麦穗变戏法般地握在了他们有力的手掌中，夹在了他们宽厚的腋下，一堆堆麦子齐整地延伸开来。

乡亲们躬下的脊背如桥，劳作的身影被夕阳涂满成熟的釉彩，成为中世纪的陶罐。麦子们满肚子洁白如霜，毫无瑕疵，任乡亲们亲吻抚摸、揉搓咀嚼。收割后的麦田平和恬静，窈窕村妇细心地寻找麦穗，像在寻找土地里的珍珠。融入了阳光、雨露、汗水的麦粒，是大地之树结出的鲜亮果实，是大地母亲分泌的洁白乳汁，哺育我们的血脉和精神。

麦场上，麦堆四处都是，人头攒动。麦场，经过碌碡碾轧，像瓷实的青石板。机器轰鸣，麦屑飞扬，打麦的人们不停歇地往机器里输送麦子、接麦粒、叉麦秆、扬麦子，形色各异，姿态万种。乡亲们挥动着木杈、木锨、扫把，扬起的麦粒在风中划过一道弧线，发出咯咯的脆笑，如佳人在柳荫下荡秋千，欢畅淋漓。

堆好的麦秸垛如亘古的金字塔，守望在乡村的边缘，缄默如村头的老牛。麦秸垛为麦收划上圆满的句号。新鲜的麦子，经过洗淘、晒干，磨成面粉，做成枕头馍、面条、面饼、糖包、菜包等。无论哪种做法，吃起来都分外香甜。

麦子的颗粒，有一种土壤和父亲般朴素柔和、不事喧哗的质地和本色。麦子的清香和光芒穿越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。

风吹麦浪，生命因麦子的哺育变得温暖而厚重。凝望故园麦田，我们会把美德和谦恭这样的词汇永远镌刻进生命的词典里，一生一世翻阅。

我的母亲姓王，一辈子没有上过一天学，不认识一个字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。父亲说母亲一辈子无用，母亲也说自己无用。无用，就是没有能力。

一个母亲，她需要有什么能力呢？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。

沈从文写过他的母亲。他的母亲用一言一行教会孩子“机警、富于胆气、有常识”。杨绛写过她的母亲。她用朴实的语言描写出母亲宽容和对生活的随意，“一辈子没有一个冤家”。胡适写过他的母亲。他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寡居母亲的刚烈和对儿子的严格管束。胡适先生日后的成就离不开母亲的教育，正如他在文章里写到：“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。”老舍写过他的母亲。他笔下的母亲，忍辱负重：“活到老，穷到老，辛苦到老”，字里行间透露出儿子对母亲不公遭遇的愤懑。孙犁写过他的母亲。母亲无私，“凡有求于她，无不热心相帮。”朴实无华的句子，刻画出平凡的母亲对生活的友善。

母亲是伟大的。把全世界的所有赞美都给母亲，也不为过。

我的母亲是平凡的。母亲18岁从20里外的王家村嫁给我的父亲，从此，人们叫她这是谁谁家里的，这个谁谁，是我父亲的名字。之后，生了我，就叫她这是谁他娘，这个谁，是我小名。只有生产队的工分本上“社员”一栏写着母亲的名字：王景凤。

在生产队的那会儿，我还小，记忆模糊。但我知道，母亲和父亲一样下地劳动，回到家要

烧水、做饭、喂猪、养鸡，给弟弟妹妹喂奶，闲不下来。还忙里偷闲纺线、织布，给我们做衣服。在我模糊的记忆里，我的母亲从睁开眼睛干到闭上眼睛，没有一点空儿歇息。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起床的，也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睡觉的。每年，生产队里种很多的地瓜和胡萝卜。秋天收了地瓜，堆在院子里，小山一样，插不下脚。这成堆的地瓜，要一块一块地切成片。

母亲用父亲自制的擦床切地瓜。她找一只洗干净了的旧布袜子套在手上当手套。一块地瓜要切成七八片，一堆地瓜切成多少片，我没有计算过。但母亲的手，不停地来回切地瓜，就像一台机器。地瓜片像雪片一样在地上飞舞。早上起来，把这些地瓜片推到村北的空地上，晒成地瓜干。晌午，还要把这些地瓜干翻晒，怕发霉。直到晒干了，收起来装进囤子里。平日里，把这些晒干了的地瓜干，磨成地瓜面，蒸地瓜饼子，充饥。我至今不明白，雪白的地瓜面，蒸成饼子，怎么就成了黑的呢？过不了几天，胡萝卜也要回家了。那成堆的胡萝卜，又一次堆满天井。母亲要一个一个地削掉胡萝卜缨子，再一瓣瓣一瓣瓣地端到早已掘好的窖窝子里。到了冬天，每次扒出来几个鲜亮的胡萝卜，切成一段一段的，熬胡萝卜粥。胡萝卜粥甜丝丝的，很好喝。那时候，我一顿能喝两三碗。那些胡萝卜，也用来喂猪、喂羊。

那时候，村里没有电灯，干切地瓜干和削胡萝卜缨子的活儿，靠的是皎洁的月光。这些活儿，大多是母亲干。父亲去生产队里开会，顾不上。妻子对母亲有啥爱好，她一准回答不上来。

前年，我的母亲因重疾作了一次手术，手术很成功，但毕竟是场手术，我们向母亲隐瞒了病情。两年过去了，母亲一直乐观向上，我不知道母亲是装着明白当糊涂，还是真糊涂。前几天，我们回家，妻子发现，母亲的面色黝黑，没有光色，有些担忧。就对我说，这大伏天的，天气很热，让我回家给父母做饭，伺候一段时间，等秋风凉了，再让他们自己烧火。妻子对母

亲说出这种想法，母亲不同意，说我和你爹能做饭，你们忙你们的就行。我想也是，只要父母生活能够自理，我们做晚辈的就别去过度关心。那样，他们更有恐惧感，以为自己的身体真的不行了。

母亲老了。每次回家，都嘱咐我别忘了给她打电话。

我坚持两周回一趟家，陪父母聊天。周三、周六给母亲打电话，陪她说话。有时候，我周四把电话打回家，母亲接起来，听出是我打的电话，总会埋怨，说，你昨好几天没有打电话了。我能说什么呢！我心里想，娘啊！是我耽误了您的电话。

我写过一首诗《母亲的电话》，诗中写到：隔三差五地往老家打电话 / 向老人问安，也汇报一家四口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 / 每次接电话的 / 大都是父亲 // 从老家回到县城 / 给父母打电话 / 报平安。接电话的 / 总是母亲。

每次离开老家，母亲都站在路边，佝偻着身子，目送我们的车子驶出去很远、很远，直到拐弯上了县城的大路，看不见了，才回到屋里。

此时，我的耳边回荡起毛阿敏的歌声：“噢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 / 您的黑发泛起了霜花 / 噢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 / 您的脸颊印着这多牵挂 / 噢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 / 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……”

娘啊！我在百里外的县城，每时每刻都在牵挂您。

您在，我才有的家啊！

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
征文启事

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，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激发全市人民的爱国热情，提高文化素养和写作水平，由邹城市文联、邹城市作家协会共同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征文活动。

一、组织单位

主办：邹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承办：邹城市作家协会

二、征文主题

“新时代·新气象·新作为”；“我爱我的家乡”；“传承·筑梦”。

三、征文时间

即日起至2024年8月31日

四、投稿要求

1.作品题目自拟，但需主题鲜明，表述流畅，内容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，弘扬正能量。

2.文体不限，含散文、随笔、短篇纪实文学、诗歌等，诗歌50行以内，散文、纪实文学1500—5000字。

3.应征稿件应为未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的原创作品，严禁抄袭剽窃。抄袭稿件一经发现或举报属实，将取消参赛资格。

4.来稿注明作者姓名、笔名、性别、个人简历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等。

5.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和评审费。对于投稿作品，作者享有著作权，征文主办单位、承办单位享有使用权，在相关活动中使用时，不再支付稿酬。

五、作品评选

本次征文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四个奖项，由主办单位、承办单位对投稿作品进行严格评审，评出相应的奖项，颁发荣誉证书。投稿作品将择优在《邹城文艺》、邹城市融媒体中心“邹鲁夜读”栏目中刊播。

六、投稿方式

作品电子版请发送至指定邮箱：2318151467@qq.com，联系人：陈秀珍，联系电话：15069778199。

来稿请以：“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+姓名”形式投稿。并附上个人详细信息。

欢迎广大市民踊跃投稿。

班车上的乡村梦

詹阳

在乡村与城市之间，有一辆每天按时往返的班车，它没有豪华的座椅，没有时髦的装备，却载着乡亲们从乡村走向城市，开启了一条通往富饶与希望的道路。

每天清晨，大地在薄雾中醒来，乡间小路上有一辆班车，悠悠驶来。这辆班车，对于那些没有车却又需要在城市里打拼的人来说，无疑是一大福音。他们可以省去漫长的步行，告别孤单的等待。

